

立塔岩

张学笔

凡是茶院本地人都知道茶院有个“毛头山”，毛头山有座“立塔岩”。“立塔岩”顾名思义应该有个塔，可它从来都没有立过塔，也没有有什么奇特的地方，就是一座平平实实高度十来米的岩石，乌溜溜、闪亮亮、坑坑洼洼，倾插在碧波深水中，纹丝不动。

上游浩浩荡荡的溪流，经过茶山、苗峰山，十几公里的两大峡谷，到这里已经水势平缓，沿西林水库龙角岩，北山脚转过弯来，直朝这儿奔涌过来。到了立塔岩，被这个黑乎乎的石头挡住，溪流顿时没有了主意，略略犹豫了一会，无可奈何地转过身来，侧身转了个方向，调头直向下游而去，流入大海……每当“六月近、七月半、八月十六勿用算”的台风季节，暴雨如注，山洪如猛虎下山，洪流滚滚，泥石流如千万头脱缰的猛兽狂奔咆哮着滚滚而来，拼着全力，一次又一次疯狂冲击着立塔岩，又如千军万马，战鼓齐鸣，冲向这座堡垒，可是“立塔岩”神色泰然，岩石上水珠闪亮，英姿勃勃。有点冷峻，有点神圣，俨然不可侵犯。

儿童年少时，我与地方几个“野孩子”经常到这立塔岩附近的溪上捉鱼、游泳。溪边上有一排溪柳树梧桐树，绿树浓荫，蝉伏在柳枝的枝

梢上，知——了！知——了！声嘶力竭，显得有点单调。东西两侧，有一座拦坝，我们几个小伙伴，立在坝脚，脱光了衣服，光着身，发声喊“一——二——三”，噗通噗通跳入水中，潜入水底，水底都是鹅卵石、砂砾，睁开眼睛，大小“红鳞”“刺白”等鱼儿在身边摇头摆尾，浮游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我们的小手就贴着水底的沙石拼命爬，争先恐后。事先约定谁先上岸谁就是第一。我大多会得到第一，接着第二第三第四……

有什么劲头？年轻人说，不为钓鱼，只为享受大自然，这里风景好，好玩。真没想到现在青年人境界这么高，另外也说明立塔岩这么一个小小的所在，风景也会如此的诱人。可能是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细想起来，这里真可称得上是青山绿水。座座青山倒影在水中，水中映照出蓝蓝的天，青青的山，雪白的云朵，真是水天一色。有时风起，水波荡漾，倒影在水中的青山、云朵、绿树、花影也轻轻晃荡起来，整个溪流如烟如雾五彩缤纷，分不清哪是实，哪是虚幻。恍恍惚惚，迷茫一片，人就像坠入云里雾里如梦如幻。

记得在十七岁时，一群人在溪边惊呼，有人投水了！我正好来到溪边，来不及脱光衣服就一头扎入潭中，那人一双手及头脸在水面上，我赶忙靠近，伸手想抓住他，不想他一把把我抱住，我无法挣脱，两个人同时都沉入潭底，我在水底顿时想到了解脱的办法，我用手指狠抓他的喉咙，他果然松了手，我立时浮出了水面。我急中生智，解下了裤子的皮带，打了个结，套住他的颈部，他的双手死死抓住皮带，我把他拖上了岸。这个投水的是个光棍汉，心绞痛，痛苦难熬投水自杀，

后来又活了七八年。同村有个兆宁的小伙伴吧，同我是“玩水知音”，他有好功夫，会跳水，像个游泳运动员。他皮肤黝黑发亮，立在一座丈余高的岩崖上，纵身向上一跃，腾空翻个筋斗，然后紧贴水面，伸开双臂，一头扎入水中，过了片刻，从不远的水面上露出脸来，抹着脸上的水珠，向我招手。我不会翻筋斗，只是纵身一跃，跳入水中，从水底分开水路，钻出水面，然后两人在水面上并肩畅游。

“立塔岩”是我少年时的乐园，每当爬上岩石，全身水淋漓地斜躺在岩石上，双手埋在脑后，冥想，等我长大了会赚钱，我一定把房子造到这里来。不想儿时的梦想居然成真，我三十七岁时，以一个花木专业业户的身份住到紧靠“立塔岩”的山坡上，还在岩石顶上种了一棵香樟树，小树苗加土培育经过几十年，现在终于成了大树，树荫像一顶特大的伞遮盖住了半边天，前面百米就是敬老院。老人们经常在树荫下纳凉聊天。每当黄昏，月上枝头，少男少女带上饮料零食在这里唧唧我我，及到深夜。

我闲下来就坐在面水的岩石上，享受水面凉风的吹拂，望着色彩斑斓的水面，一幕一幕的童趣，就这样浓浓地浮上了心头。

黄坛忆旧

赵安炉

爷爷生父亲的时候，是宁海正学小学(现柔石中学)的国文教员，而父亲生我的时候，他是黄坛供销社的职员，如果按出生地来划分人的身份的话，父亲是正宗的城里人，而我则是黄坛人了。

我出生在黄坛桥头，但对桥头是一点印象也没有，因为没过一两年，父亲就从桥头调到了黄坛。父亲是吃公家饭的，随时要调动工作，调到哪里，家就搬到哪里，单单在黄坛就安过三处家：大闾门、沙坦和黄坛街。母亲对这种闯荡无定所的不安定状况充满了抱怨。她时常跟父亲说，你为什么不是个农民呢？在母亲眼里，农民是无须经常搬家的，并且有自留地，瓜蒲茄菜吃都吃不完。在为解决温饱而劳碌的年代，母亲对农民几乎到了羡慕嫉妒恨的地步。

7岁那年，母亲带我去学校报名，老师不让报，说我是下半年出生的，8岁才能读书。那时，在乡下吃公家饭的也不多，无非是公社、供销社、学校、粮油站和卫生院等不多的单位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又加上母亲的再三恳求，学校终于放口。用她的话说，你太“顽皮讨债”了，整天做那些“吊天挖影”的事，一定要早点关到学堂。的确，我“造恶”的迹象在读书前就显山露水，“臭名昭著”，譬如那个“天龙入海”事件。有户农家住水井边，屋主为图省力，免去提水之劳，便在墙上挖个洞，按上石槽，从井里吊上水往水槽一倒，水就直接流进屋内的水缸里。夏日的中午，我们几个小孩在井边“无事生非”，先是在窄窄的井栏圈上绕着走，也不怕掉进井里去，然后轮流坐在露出墙面的水槽上，小屁股与凹形的水槽正吻合，凉丝丝的舒服极了，然后站在井栏上往水槽里撒尿，里边传来咚咚的流水声，原来屋里的妇人也懒，水缸竟未上盖，以致温暖的“小溪”尽数入缸。咚咚的声音好听极了，个个都显得异样的兴奋，争先恐后地接着玩。大家正乐着，突然传来一声怒吼，我们魂飞魄散，拔腿就逃。

在老祠堂读小学时，我家搬至黄坛街。黄坛街街口横着一条大马路——甬临线，汽车站就设在街口，整条街长度也就一里地的光景，宽约丈余，路面上铺的鹅卵石，大大小小，高低不平，若是下雨天一不留神就会滑得四脚朝天。街两边是本地农民的房子，我家就租住在街边两间面街的平房，后门是房东的园子，我妹就出生在这间房子里。虽然叫作街，但并无商铺，仅仅在街的中段有一间小店，卖一些烟酒酱醋等日常用品，小店门口的屋檐下卧着一块油光发亮的大青石，夏天躺在这上面冰凉冰凉的。街的西头到底是一堵一人多高的石头墙，墙

由大大小小的溪坑石垒就，布满青苔，积聚着岁月的痕迹。墙的那边是竹林，瘦瘦的竹子高出墙头许多，翠翠的竹脑便弯出墙头伸到路的上空。街尽，然而路未尽，依然是鹅卵石的路面，向右一拐，一直通到马路，这条马路是通往西溪双峰的公路，穿过马路，对面是一条东西朝向的鹅卵石小路，每天上学走的就是这条小路，小路并不长，走完小路便是学校的操场。记忆中这个操场几乎比一个足球场还大，操场上立着篮球架，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，四根木柱子埋在泥地里，上端挂着一个黑黑漆漆的篮板，篮板是没有油漆的，或者当初是上了油漆的，经了风雨日晒还还原了本色。

操场西侧便是老祠堂的影壁和围墙，影壁的中间开一扇门，门内是长长的走廊，走廊两边是一间一间的教室，上体育课或下课到操场活动时都通过这扇门进出，这便是我就读的黄坛小学，但大家都不叫学校管它叫老祠堂。老祠堂的建筑青砖黑瓦，板壁、方形的屋柱、走廊和栏杆都漆成了红色，门窗安上了一种格的玻璃，我不知道这幢具有民国建筑风格的房子为何叫老祠堂。

老祠堂的天井很大，几乎能容纳全校的学生，学生排队站在天井里，校长就站在屋檐下的走廊上训话，天井对外出去便是正大门，大门与围墙呈内八字，门外左右两边的墙上用红漆写着领袖的语录，门口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鹅卵石路面，路外是水渠，水渠外是稻田，再就是公路了。

在老祠堂读到四年级时，父亲又被调到西溪工作，于是我也跟着转学。几十年的时光瞬间就过去了，在老祠堂读书的同学都记不起来了，仅记得两个人，一个叫老喻，因为他的鼻腔不好，讲话总是嗡嗡声气，含糊不清，所以大家都叫他老喻，真实的姓名倒是忘却了。另一个叫火军，长得白白净净四方八面，他家住黄坛街，我们上下学总能碰到一起结伴同行，尤其是放学后，我俩经常在回家的路上玩耍，玩得最多的便是“老虎拖羊”的游戏。路边的坎头坡缓，碎碎的鹅卵石间长着青草，我们倚着坎头或席地而坐，一把算盘横在中间，两人轮流作虎作羊。算盘上档二格为虎，四颗珠子便是四只虎，下档四格二十子为羊，可并分，虎与羊相对而行，各行一步，步步逼近，犹如过河之卒只能前进不许后退，当虎羊相遇时，二十只羊分散队伍想方设法逃过虎口，而四只虎密切配合步步为营，费尽心机吃掉遇到的羊，通常情况下羊能从虎口逃过五只就非常幸运了。

在儿时，像“老虎拖羊”这样的游戏，总是会玩到太阳落山暮色四合才会想到回家。而现在，无论早晚，那样的家，却永远也回不去了。

桃源桥（四）

顾方强

城隍庙门口的泥桥头与桃源桥之间的平板石桥，叫做永春桥，位于文化馆门口这一带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化馆古色古香，是城隍庙东厢房的一部分。馆外临街一侧设置着一排长长的报纸阅读橱窗栏，每天邮电局的人一早风雨无阻地按时换上当日报纸。不时还可看到有不少人拿着笔记本，站在橱窗前认真地摘抄着什么。在谁谁谁考上某某某大学的刺激下，这样如饥似渴的学习场景在当时并不奇怪，独自去城外的田洋畈、跃龙山等僻静处复习背书的学习方法，都是当年考大学的灵丹妙药。记得新华书店在开售整套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的前夜，深更半夜就开始排队的队伍，能一直排到桃源桥，就好像这套丛书是上大学的通行证似的。

曾流落在横街的妙相寺大钟，这时已移在文化馆橱窗后的天井里看护起来了。上劳动课到南门外拔兔草路过时，海生曾在小八队伴的纵容围观下，手握大石块把那只大钟敲得是钟声乱颤。这一敲，把隔壁城隍庙里文联工作的王伯给招来了，真的是被追得死去活来，杨柳巷都追出头了还死命地追，不知平常一日

到夜眯眯的王伯，这天为甚事发这么大的火，拖着滚滚壮的身躯追出这么远，这要是被拘牢，没老师与家长来领又回不了家了。

后来改建成四层楼水泥屋的文化馆，印象中似乎成了图书馆，凭单位介绍信可以做一本借书证，尽管图书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书柜的书籍而已，但窗明几净的阅览室里，报纸用报纸夹夹得簇簇整齐，杂志摆放得整齐划一，这里后来还一度成为海生外出干架之前的集结地与作战室。

海生已记不清文化馆的房子是在哪一年改建的，只记得改建后不久花了五分钱，在这里买了张电视票看电视，录像像票那是几年以后的事了。海生清晰地记得那天放的电视是日本连续剧《排球女王》，剧中人物小鹿纯子叫做晴空霹雳的一招前空翻加大力扣杀，直把人看得将信将疑又热血沸腾。热播期间人们各显神通，把主题曲歌词用中文谐音标注出来习唱：开伯撞你那爹/多恩爹哭撞/卡那西米嘴/哭撞西米嘴……

在我们五花八门的哼唱中，中国女排踏上了六连冠的征途，伴随着激情澎湃的征途岁月，一切正在苏醒过来包括我们即将迎来的青涩时光，在将要到来的黄金岁月里或折戟沉沙或迎风飘扬。

(连载《一个人的纵城》)



铁匠 濯清涟 摄

第704期

雁苍山

贵州扶贫五章

储吉旺

之一 无题

(5月28日随桃源街道领导及企业家一行，访晴隆青椒种植基地，和高山养殖对虾基地，尽为感叹。)

莫笑晴隆家道贫
青山绿水养娇人
开胃青椒遮眼目
除草老妪赤脚跟^①
救济当教自立里
扶弱重扶文化魂
秀色可餐秀色久
南海对虾居高临

注①：贵州妇女农田干活都打赤脚。

之二 贵州扶贫即吟

扶贫三日接天光
群峰披绿赛霓裳
盼顾仙女并肩至
自有书生作文章
致富如来启智佛
慈悲能去舍心房
西风不识东风面^①
且行且思共芬芳

注①：西风即西部，相对经济落后山区；东风指东部经济发达地区。

之三 感怀

(贵州晴隆扶贫结束，思念办企业之艰难，归程飞机上，学步大文豪鲁迅先生《惯于长夜过春时》诗。)

太平盛世致富时
红裙早衰鬓有丝
企业成败不信泪

厂门易帜商标旗
老旧产品成新鬼
智能绝秀唱小诗
云上梦想放飞处
霓虹闪烁照彩衣

之四 贵州扶贫归来

老来当怀平常心
得失成败似烟云
自由自在神仙日
无事无非梦魂稳
千钱常绕蒲团转
万贯贪致烦恼身
桌边呼来双孙乐
笑翻浊酒桌上淋

之五 六月一日公司举行第八次慈善一日捐活动

(2020年由于疫情造成世界经济危机，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，公司业绩下滑。困难时，要坚定信心，不屈不挠寻找新增长点，困难压倒一切。越是困难越要有目标，有力量，有光明心。为提高全公司员工克服困难的坚定信心，特举办一日捐活动。截至目前，如意公司已累计慈善捐款达1.5亿元。)

天降疫情仿生灵
举国消灾绝瘟神
怎奈肺疫遍世界
不分国别越古今
经济下滑共遭难
金融危机将降临
祈求两手轻放下
募得人间一样平